

儿童与儿童教育的概念探析

Discussion on the Concept of Children and Children's Education

王 瑞

Wang Rui

(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 北京, 100005)

(China National Museum of Women and Children, Beijing, 100005)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儿童和儿童教育的概念进行中外理解的对比和深入阐述, 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儿童教育的主要观点, 总结了国内外目前在博物馆儿童教育理念方面的理论探索, 为深入认识和探讨博物馆儿童教育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儿童 教育 博物馆儿童教育

Abstract: By comparing and elaborating the concepts of children and children's education,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collects the main viewpoints of children's education in China and abroad, summarizes th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children's education concepts in museums at China and abroad, and provides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further understanding and exploring children's education in museums.

Key Words: Children; education; children's education in museums

一、国际上关于儿童和儿童教育的概念

关于儿童的年龄界定, 国内外并没有统一的标准。1989年11月20日第4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 是历史上规范儿童权利内容最丰富、最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一项国际公约, 是第一部有关保障儿童权利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性约定。它阐述了儿童的基本权利——生存权、受保护权、发展权和参与权。1990年8月, 中国政府正式签署该公约。1992年4月1日, 联合国《儿童权

利公约》(以下简称《公约》) 对中国生效。截至2015年10月, 缔约国196个。

《公约》将“儿童”界定为“18岁以下的任何人”。《公约》强调, 各国应确保其管辖范围内的每一个儿童均享受公约所载的权利。《公约》规定, 缔约国确认儿童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儿童的目的, 首先要最充分地发展儿童的个性、才智和身体心理各项能力, 不仅要培养儿童对人权、对基本自由的尊重, 还要培养对儿童的父母及其自身的文化认同、语言和价值观、儿童所居住国家的民族价

价值观、其原籍国以及不同于其本国的文明的尊重。要培养儿童对各国人民、族裔、民族和宗教群体以及原为土著居民的人之间谅解、和平、宽容、男女平等和友好的精神，在自由社会里过有责任感的生活，培养对自然环境的尊重^[1]。

在国际上，对儿童教育的研究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其中近现代儿童教育家的思想理论至今还在影响着我国，其中代表人物主要有皮亚杰、蒙台梭利、亨利、杜威等。他们对儿童的年龄界定和各个时期的发展特征，也有着不同的描述。

瑞士著名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创立了儿童认知发展理论，他将儿童的认知发展过程分为四个阶段^[2]：

（1）感知运动阶段（0—2岁）。这一阶段是婴儿的认知能力初步发展的时期，婴儿靠感觉与动作认识周围的世界。

（2）前运算阶段（2—7岁）。这一阶段的儿童开始学习并逐渐能够熟练地运用符号象征事物，并用符号从事简单的思考活动。

（3）具体运算阶段（7—12岁）。这一阶段发展最典型的标志就是儿童能够运用符号进行有逻辑的思考活动。

（4）形式运算阶段（12—15岁）。形式运算阶段的典型特征是抽象思维的发展与完善。这时青少年开始运用抽象的概念，能提出合理的假设并进行验证，知道事物的发生有多种可能性，从而使他们的思维具有更大的弹性和复杂性。

意大利儿童早期教育学家玛丽亚·蒙台梭利通过多年的观察实践总结出，儿童从新生儿到发展成熟需要经过四大阶段，从而成为一个生理、情绪和智力都足够使他们独立的成人^[3]。这四大阶段需要经历24年的时间，每一个阶段为6年（0—6岁，6—12岁，12—18岁，18—24岁）。每一个阶段的儿童都具有一定的特征。蒙台梭利还认为，不同的个体有不同的发展节律，教育要与儿童发展的敏感期吻合，就必须用不同的教育来适应不同的成熟节律，因此她十分强调个别教学，让儿童按自己的需要自由活动，使个性得到充分发展。

法国儿童心理学家瓦龙·亨利主张按照“儿童

时期的年龄”（即儿童的心理年龄）来划分“儿童的年龄”（即儿童的生长年龄）^[4]。亨利将儿童心理的发展水平分为四个时期，即动作的发展时期（出生到3岁）、主观或个性时期（3—5、6岁）、客观性时期（5、6—11、12岁）和青少年时期（12、13岁以后）。亨利认为，应当强调儿童的智力发展与整个人格或个性发展以及儿童的社会性的密切关系。

二、中国关于儿童和儿童教育的概念

在中国，2006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未成年人是指未满18周岁的公民。”

《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给“儿童”的定义是：较幼小的未成年人（年纪比“少年”小）。其中“少年”指“人十岁左右到十五六岁的阶段”。医学界以0—14岁的儿童为儿科的研究对象，中国的儿童组织少先队的队员要求年龄在14岁以下，而共青团员的入团年龄为14岁以上。

20世纪初的中国正饱受外国列强蹂躏，在此民族危亡之际，伟大的民族革命家和教育家的蔡元培为开启民智，从“教育救国”出发，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次把“美育”确立为国家教育方针。他指出，可以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个方面实施美育。儿童的家庭美育应该从胎教抓起。儿童从进入幼儿园开始，由家庭教育过渡到学校教育。幼儿园有舞蹈、唱歌、手工等课程，中小学有音乐、图画、文学、运动等很多美育课程，直到大学有艺术专科如音乐、图画、建筑、戏剧等，应以此来培养他们对美的兴趣^[5]。蔡元培还指出，教育的场所并不专在学校，普及社会美育还要包括专设的机构，包括美术馆、美术展览会、历史博物馆、古物陈列所等。

陶行知是中国教育史上最著名的教育家之一，他始终将美育放在教育活动的重要位置。陶行知在美国留学师从于教育思想家与实用主义哲学家的杜威。在杜威看来，学校并不是专门去学习知识或技

能的一个场所；学校自身就是社会的一类，也可以说就是社会生活的缩影。“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是两个不可分离的杜威教育哲学中的警句。陶行知在杜威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活教育的三大原理^[6]，分别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儿童教育工作。国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制定完善教育法规政策，保障儿童受教育的权利，提高儿童教育质量，增强儿童的综合素质。时至今日，中国教育发展百年，成绩斐然，教育学理念和实践得到更加充足的发展。

2011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从儿童健康、教育、法律保护和环境四个领域提出了儿童发展的主要目标和策略措施。在儿童教育方面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保障所有儿童享有公平教育。具体措施包括：促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保障儿童享有更高质量的教育；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等。特别提到，要利用科技类博物馆、科研院所等科普教育基地和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等资源，为儿童提供科学实践的场所和机会^[7]。

三、美国研究者关于博物馆儿童教育的理念

从1683年英国牛津大学的阿什莫林博物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对公众开放的博物馆开始，公共教育就成为博物馆重要的职能之一。200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将博物馆的最新定义修改为：“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为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相比2001年的定义，最新定义已经将博物馆的教育职能放到博物馆业务的第一位，反映了博物馆界对博物馆教育的重视。

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博物馆都在章程中规定了其所承担的公共教育的义务。比如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1870年建馆之初就规定，博物馆要为了推

动艺术的通识开展教育工作，并为大众提供相应的指导。成立于1870年的波士顿美术馆主张通过博物馆的讲解、专业图书馆的资料以及具有实践能力的团体等各项设置，为绘画、油画、素描、设计的发展以及艺术在实践中的应用提供有效的指导。

博物馆教育既是社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儿童是博物馆教育最重要的受众。据统计，21世纪初，美国就有70%的博物馆设有专人负责教育项目^[8]，88%的馆提供从幼儿到高中生的教育项目；70%的博物馆在过去5年中增加了面向学校、教师和服务学生的服务，而且还有300多座儿童博物馆，平均每2万名儿童就拥有一座博物馆^[9]。

史密森学会在1988年成立史密森早教中心，第一次尝试用博物馆服务儿童。早教中心创始人、早期教育和博物馆教育专家Sharon Shaffer在美国史密森学会工作的24年中，通过不断的创新尝试，从儿童早期发展理论上发展，创造了儿童博物馆的教育模式。既关注了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又包含了博物馆公众教育的特殊属性。其主要观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感知与参与。孩子学习必须让他们主动参与其中，让孩子有更多身体和精神的互动投入到学习的过程中，从而和身边的物理世界有更多的连接。孩子通过感受他们的世界，去理解周边的世界。

（2）游戏与探索。游戏是博物馆教育的重要内容。通过游戏，孩子们可以探索发现、想象创造。通过游戏来实现所有重要的认知和社交技能。

（3）问答式交互。博物馆教育者主动与孩子进行交互提问，或者通过开放性的问题，来鼓励孩子的发散性思维和创意想法。这种提问方式，不是罗列问题的逐一提问，而是通过与孩子的一问一答，形成一个交互过程。孩子可以通过观察和思考，和这些展品建立起个人的联系，也可以通过语言或肢体动作相互交流、相互分享。还可以通过想象，把自己想象成为这个艺术家，在空气中用手画出各种形状。这就是儿童早期的审美培育^[10]。

莎伦·E.谢弗（Sharon Shaffer）指出，博物馆儿童教育的具体案例可以包括如下类型：传统展厅

内的儿童教育活动、亲子探索区（儿童奇妙乐园）、专门的儿童展览、教育活动室、探索自然活动、故事讲述活动、角色扮演等。技术和社交媒体已经成为现代孩子生活的一部分。如何利用新的技术如VR、3D影像等和社交媒体来让孩子更好地学习，有更加投入的体验，也是儿童教育工作者应该关注的内容。

四、中国研究者关于博物馆儿童教育的理念

我国2015年起颁发的《博物馆条例》，是我国博物馆行业的一部全国性的法规文件，《博物馆条例》规定：“本条例所称博物馆，是指以教育、研究和欣赏为目的，收藏、保护并向公众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经登记管理机关依法登记的非营利组织。”^[11]明确把教育放在了首位，这表明，过去以物为中心的博物馆已转到以人为中心，其间的变化是巨大的。不仅使博物馆的功能从收藏、研究转变为公共教育、公众服务，更是关于博物馆观念的转向。

复旦大学陆建松教授认为，根据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提出的儿童认知发展理论，儿童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以探究式的活动为中介，要鼓励孩子去思考和探索，儿童教育要顺应孩子的好奇心。博物馆儿童学习的理论和实践契合了这一儿童教育的理念，鼓励孩子们在博物馆里思考和探索：要以满足儿童需求和兴趣为使命，以激发儿童好奇、探索和学习兴趣为目的，尊重儿童的兴趣、生理、心智和能力，强调“感知、探索、合作、欢乐”，通过提供儿童行为上、情感上、精神上的参与性或体验式的展示项目、教育项目及社教活动，培养儿童对自然、科学和艺术等方面的好奇心，从而激发儿童主动学习的热情。还要培养儿童全方位探索的兴趣，启发儿童在感官、情感、艺术和社会化等各个方面的潜能^[12]。

河北博物院的张晓鹏认为，博物馆儿童教育与儿童早期教育专家蒙台梭利的教育理念有相一致的地方。蒙台梭利教育理念的核心观点是：儿童是在“导师”的引导下，在“有准备的环境”中通过自主“工作”激发儿童的“内在生命潜力”，使其身

心得到“自由”发展。博物馆的儿童教育可以在没有任何功利性的条件下，充分尊重儿童的“内在生命潜力”，使其充分享受学习带来的快乐，这也是博物馆儿童教育施行蒙台梭利教育法的优势^[13]。

复旦大学的周婧景把博物馆儿童教育分为三种实践模式^[14]：即创办专门面向儿童的儿童博物馆、博物馆内设立儿童利用的空间、博物馆内开设儿童教育项目。她和陆建松教授通过对6—7、11—12岁儿童心理学研究，针对不同年龄的儿童提出儿童教育活动的建议，如在博物馆里设置看文物讲故事、复述、演讲比赛等语言类学习项目，让孩子们参与博物馆公益服务活动，开设互动探索区，策划儿童集体策展活动等^[15]。

上海科技馆忻歌等人对中美儿童博物馆的教育展示进行对比分析，认为我国在开展教育活动时应该注重科学、艺术和人文三者的融合，不仅关注儿童的认知发展，也关注儿童社会责任等情感方面的发展：在进行儿童展品设计时，应确保内容和展示形式的开放性，时刻保持与学校教育的紧密结合；同时，应该注意教育活动项目的互动性，使其形式生动有趣，更具吸引力^[16]。

广东省博物馆魏峻认为，不同于青少年群体，儿童更多的是需要兴趣的激发，由好奇引导来探索他们的世界。在他们小的时候让他们喜欢上博物馆，自然而然博物馆就会成为他们的“第二个家”。我们需要创造出适合儿童参观的博物馆环境，把展览做得有趣、简单易懂，既能引起儿童的兴趣，同时也能让陪同的家长或者老师可以更好地引导孩子。

中国国家博物馆黄琛认为，博物馆不是学校的第二课堂，博物馆里针对青少年开展的教育活动的重点不是知识教育和技能教育，应该从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角度开展。儿童教育课程可从内容上划分为以下四类：志趣课针对3—8岁的孩子，主要开展绘本形式的课程，方式是引进一些戏剧教学，重点让孩子们感受和体验，在学中体验快乐；认知课主要针对小学6—10岁的孩子，通过博物馆老师的引领，调动孩子所有的感官去看、听、嗅、触，去发现他能够迅速捕捉到的信息；博悟课，主要针对

9—13岁小学高年级的孩子，就是通过博的过程来悟和分享，设定任务单元，分组或个人到展厅自主学习、发现，找到解决办法，悟出它的原理。养成课主要针对初中、高中甚至大学年龄段的青少年，成立小组，给孩子们提供一些方向指导，类似于课题指南，用一年或两年的时间，在博物馆和学校老师共同的引导下，完成一个主题研究^[17]。

复旦大学郑奕认为，博物馆不仅要做好展览，还要围绕和配套展览，开展一系列延伸教育和拓展服务，例如示范表演、探索活动、专题讲座、视听欣赏、动手做、研习活动、知识竞赛、知性旅游、学术讨论会、出版刊物、咨询服务等，以丰富观众的学习体验，实现博物馆教育效能的最大化^[18]。

尤里卡教育创始人张晓扬把博物馆儿童教育的目标确定为：

- (1) 塑造孩子对人类文明的参与感。
- (2) 为孩子的思维模式发展增加可能性。
- (3) 发展孩子对中华文明“基于理解的热爱”^[19]。

我们能为博物馆里的儿童教育做什么？

关于教育目标和教育手段，哈佛大学霍华德·加德纳教授举过一个非常精彩的例子：历史课可以培养出四种不同的人，一种是历史档案记录员，能够熟记所有的年代、人物及事件；一种是政治家，学习历史是为了创造历史；一种是“说书”的，能把历史故事演绎得绘声绘色，充满趣味；一种是合格公民，能够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思考指导今天的行为。要想培养不同的人（教育目标），历史老师需要采用不同的教授方法（教育手段），历史

老师通常把他们教授历史的主要目标定为培养更多合格的公民（毕竟另外三种是少数人的职业选择），而他们采用的却往往是培养档案记录员的方法。在博物馆中，我们经常能看到目标和方法错位的现象。一个博物馆是想培养能够记住物件年代、材质和故事的人，还是想培养能够欣赏、思考和创造的人？很多时候，博物馆设定的目标是后者，但采用的展览和教育方式却是前者^[20]。

教育一词的英文是educate，来源自拉丁文educare，意思是引出。其实，教育的终极目的，也许就是“引出潜藏在孩子内心的智能”。

当今作为文化中枢的博物馆，是儿童教育的阵地，是沟通传统与未来的桥梁。现在，我们已经能够达成共识：博物馆要为儿童提供体验、感知、探索的环境，通过这种“互动”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让他们在互动、感知中体会、学习、思考、成长，让科学和艺术的种子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让历史和文化的熏陶在他们的意识里潜移默化。但是，我们却经常在博物馆里看到，一个个以成人视角讲述却以儿童视觉方式呈现的“儿童”展览，一个个说教式灌输式背诵式的社教培训课程，一个个问卷式答题式的展览社教活动，一个个以旅游或猎奇为目的的游学项目……作为博物馆人，我们是不是能够静下心来，听听孩子们的心声，听听他们想要什么样的活动、展览、课程，然后从儿童教育学、心理学的角度，从儿童视角和儿童心理出发，去策划、设计、实施真正的儿童教育活动、展览、课程呢？

关于博物馆的儿童教育，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

注释

- [1] 《儿童权利公约》，联合国儿童议题网 <https://www.un.org/chinese/children/issue/crc.shtml>。
- [2] 刘长城、张向东：《皮亚杰儿童认知发展理论及对当代教育的启示》，《当代教育科学》2003年第1期。
- [3] 霍力岩：《试论蒙台梭利的儿童观》，《比较教育研究》2000年第6期。
- [4] 赵恒泰：《简论瓦龙的心理学理论与方法》，《天津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 [5] 李景隆：《蔡元培美育思想及其现代意义》，《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 [6] 孟丽：《陶行知生活美育思想研究》，山东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8年。
- [7]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0—2020年）》，人民出版社，2010年。
- [8] 张和清：《美国博物馆的管理与运作》，《中国文化报》2008年10月22日。

- [9] 段勇：《当代美国博物馆》，科学出版社，2003年。
- [10] 《史密森学会如何发展儿童早期教育？》，弘博网<https://news.artron.net/20180716/n1011798.html>，2018年7月16日。
- [11] 王兆：《放下架子解决公共教育“短板”》，《中国艺术》2018年第7期。
- [12] 陆建松：《简评〈博物馆儿童教育——儿童展览与教育项目的双重视角〉》，《中国博物馆》2018年第2期。
- [13] 张晓鹏：《蒙台梭利教育理念下的博物馆儿童教育活动设计》，《中国博物馆》2018年第2期。
- [14] 周婧景：《博物馆儿童教育实践模式初探》，《博物馆研究》2011年第1期。
- [15] 周婧景、陆建松：《博物馆6、7—11、12岁儿童教育指南初探》，《中国博物馆》2015年第1期。
- [16] 忻歌、宋娴、吴为昊：《美国儿童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发展与演变》，《外国中小学教育》2011年第1期。
- [17] 黄琛：《博物馆教育如何开展》，《美术报》2017年4月29日。
- [18] 郑奕：《博物馆要重“展”更要重“教”》，《东南文化》2012年第5期。
- [19] 张晓扬：《从“带孩子逛博物馆”到“博物馆教育”，如何为儿童设计博物馆里的学习体验？》，芥末堆网<https://www.jiemo.dui.com/N/71149.html>，2017年5月18日。
- [20] 张旻：《博物馆儿童教育的十大问题》，文博圈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yNTIyNDY5Nw==&mid=2652005588&idx=1&scene=1&srcid=0416hLDniCK2u9xni8CW2IsZ&key=ea0a47f5b68e2b150b7b161f8889a53d1755c905d15d5331819085e230517a9b4e5565f477c4752e4cfb4b6c7e459c8282b98fb56d8a6291c454544d3822ca40ecfe41d91e1edb5bc8d311468213021&scene=1&uin=Nzk1MDgxNjAw&devicetype=Windows+7&version=62060739&lang=zh_CN&pass_ticket=jJauNUyeTl%2FjgWXX9QRRotwLBc5I1IRwFrjarpbt4t%2B%2BSXgWWOtKFFOwKf50ew2u。

征 订 启 事

《博物院》杂志是由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科学出版社）主办和出版，首都博物馆、天津博物馆和河北博物院共同协办的国家级博物馆行业学术期刊。本刊主要栏目有专题探索、理论研究、博物馆实践，涵盖与博物馆相关的以下学术研究成果：博物馆学理论与博物馆史，藏品征集与保管，藏品修复与保护，藏品研究，展览与展评，博物馆教育，宣传与文创，博物馆管理，开放与安保，博物馆建筑，博物馆数字化与信息化，专著与论文述评，与博物馆相关的历史与考古研究、古建筑和古遗址的保护与研究等。

2019年定价：58元/期；全年刊期：6期；全年定价：348元。国际标准大16开本，136面，全彩印刷，面向国内外发行。

订阅方式：

1. 邮局订阅，邮发代码80-603。
2. 科学出版社期刊发行部，联系电话：010-64017032，010-64017539。
3. 淘宝店铺、微店店铺名称：中科期刊（订阅或购买过刊均可）。
4. 扫描下方二维码：



5. 直接办理银行汇款，指定汇款信息如下：

收款单位：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北京首体支行

银行账号：0113014170012168